

中国读本



以拓殖浪潮为背景，以传教为目的的利玛窦，第一次实质性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而存富国强兵并与西方争雄之心的徐光启，则是通过虚心向利玛窦问学而将西方科学、宗教、哲学引进传统文化急需补足的中国。这种工作的开创性及其深远影响，使得利徐两人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利玛窦与徐光启

孙尚扬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中国读本

利玛窦与徐光启

孙尚扬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利玛窦与徐光启 / 孙尚扬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11

(中国读本)

ISBN 978-7-5078-3133-7

I. 利… II. 孙… III. ①利玛窦 (1552~1610) —人物研究 ②徐光启 (1562~1633) —人物研究 ③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西方国家—明清时代 IV. B979.2 K8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79261号

利玛窦与徐光启

著 者	孙尚扬
责任编辑	郭志男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 × 940 1/16
字 数	120 千字
印 张	12.25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1 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133-7 / K · 157
定 价	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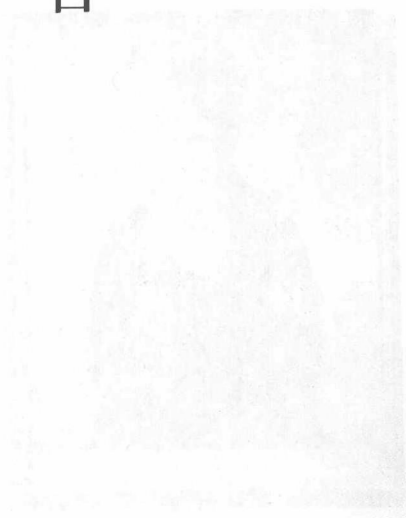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天路历程	5
一 裂开的岩石	6
二 “精神狩猎”	10
三 嚶鸣求友	19
四 在禁律面前	25
五 沉默的“福音”	30
六 另一种福音	35
第二章 耶教如是说	43
一 “拨云雾见青天”	44
二 “今不如古”	50
三 天主即“上帝”	54
四 “人魂不灭”	60
五 “人性之善不可疑”	68
六 “太极不能为万物本原”	77
七 “万物不可为一体”	85
八 三教合一——“折断天下之心于三道”	90
九 “吾尝笑且惜彼经国之士”	94
十 “人有三父”	97

第三章 行者的足迹	103
一 矫挚英迈一少年	104
二 科举“烂路”上的爬行者	109
三 在中西文明的交汇点上	113
四 需要与合作	120
五 “郁郁不能有所建白”的政治生涯	127
第四章 儒生如是说	135
一 “启生平善疑”	136
二 “人生最急事”	141
三 “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	149
四 “释然而后失笑”	156
五 “会通以求超胜”	164
第五章 荒原疾行	169
一 魂萦梦牵的科学蓝图	170
二 强国梦的幻灭——练兵与救亡	174
三 永恒的回响——呼唤开放	180
后 记	189

引言



万历二十三年（1595）后，先是在江西文化中心南昌，其后在南北两京、大江南北，继而在士子文人中，有一部名为《交友论》的小册子不胫而走。这本小册子开篇即曰：“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当视友如己焉。”全书立意殊新，行文典雅，印行后被文人墨客广泛征引，



利玛窦像

备受称赞。然而，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既不是仕途得意的儒生，也不是舞文弄墨的名士。他根本就不是自称“道德文章天下第一”的中央帝国的臣民，而是自称“自最西航海入中华，仰大明天子之文德、古先王之遗教”的域外“畸人”——一位西方传教士。他的名字叫利玛窦。

多年后，当利玛窦回顾他在中国活动的历程，总结其工作“成果”，撰写《基督教进入中国史》（即中华书局版《利玛窦中国札记》）时，利氏以第三人称不无自豪地写道：“不久这本书（即《交友论》）竟变成关于交友的权威书籍。这是利神父第一次用中文出版的书，此书使他结交了不少

朋友，他也因此而出名”^①。确实，这本小册子不仅使利玛窦赢得了附庸风雅的地位极高的皇室的友情，而且也使他逐渐见重于名公巨卿、士子僧徒。利氏的文名使很多士大夫引以为友并与他友好相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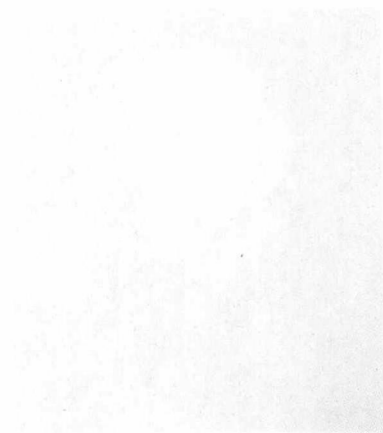
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徐光启是利氏的中国友人中最亲密、最杰出的一位，在吸收西方文化成果方面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客观地说，徐光启的贡献有赖于他与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密切交往。中西科学、哲学、宗教之间的实质性交流始于此；而赖以沟通它的第一座桥梁，正是利玛窦和徐光启等明末士大夫搭架起来的。利徐二人也确实如《交友论》所说的那样，彼此各以对方为“第二我”，彼此“视友如己”。虽然他们目标有所不同，但彼此之间的需求关系，使他们的合作达到了一种具有文化交流示范意义的水准，他们谱写了中西文明交流史上不可逾越的一章。思想家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从西方历算输入中国、徐光启等人开启的学风对清代学术的影响等方面，论证明末传教士来华是中西学术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公案。著名汉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也持类似的看法。

以拓殖浪潮为背景，以传教为目的的利玛窦，第一次实质性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而存富国强兵并与西方争雄之心的徐光启，则是通过虚心向利玛窦问学而将西方

^① 《利玛窦全集》第一册，台湾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

科学、宗教、哲学引进传统文化急需补足的中国。这种工作的开创性及其深远影响，使得利徐二人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功过确实值得史家们书于史、铭于心，更应引起今人之反思。

第一章 天路历程



一 裂开的岩石

虽然明代曾有过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但在狂热的基督徒们看来，没有“享受”基督福音的明帝国，仍是一块冥顽不化、拒不开放的顽石。嘉靖三十一年，负有宗教钦使特权的传教士沙勿略（B. Franciscus Xaverius），登上了广东海外的上川岛，试图由此进入中国内陆，从而以基督教归化中国，并进而归化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圈，但明帝



沙勿略

国的海禁使他只能望洋兴叹。在紧张的谋划和焦灼的等待中，身心交瘁的沙勿略猝死于同年年底。弥留之际，这位绝望的传教士曾对着中国大陆喊道：“岩石岩石，你何时才能裂开?!”

在沙勿略发出最后呼唤的前两月，意大利中部偏东的小城马切拉塔的望族利启（Ricci）家中，迎来了一名新生婴儿，取名马特奥（Matteo）。命运之神将这名婴儿的生与沙勿略的死巧合地联系在一起，并在微笑中赐与他以沙勿略未能得到的幸运——钻入“裂开的岩石”，并从事一番艰苦的劳作。

沙勿略死前曾向欧洲人发回一系列报道，他告诫人们，要想以基督福音归化日本、交趾，必须首先归化当时作为东亚文化中心的明帝国。日本人对儒家文化的不疑态度，使他坚定了这一信念。沙勿略的报道及其进入中国的梦想，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天主教耶稣会。此后，耶稣会士们开始将其“精神狩猎”的目标，转向“文明鼎盛”而又神秘莫测的中国。

耶稣会是由西班牙人洛耀拉·依拉爵于16世纪中期创立的，反对宗教改革的狂热激情是该会的特色。他们的口号是“以护教为中心、崇教为念”，组织“地不分遐迩，人不论文蛮”的“万里长征”，旨在为受到宗教改革运动冲击的天主教寻求新的信徒，并为欧洲的扩张服务。耶稣会的另一特色是注重选拔人才，重视对神职人员和传教士的教育。哲学家罗素认为耶稣会学校的教育是当时欧洲无可他求的最好教育。

利玛窦（Matteo Ricci）天资聪颖，在早年教育中练就



利玛窦的故乡马切拉塔

了过

目不忘的学习本领，九岁时进入耶稣会在马切拉塔创办的学校，成为颇受器重的优等生。十六岁，他父亲送他到罗马进大学攻读法律，望子成龙的父亲希望利玛窦能踏上仕宦之途，扬名显祖。但年轻的利玛窦却颇受罗马神秘的宗教生活气息之感染，传闻中的沙勿略的“圣徒”事迹更唤起他对传教士们探险生活的向往，无穷的激情使得这位年轻人背弃了乃父之初衷，他扔下枯燥无味的法律条文，叩响了罗马耶稣会总院的大门，并顺利进入耶稣会的罗马学院，开始了其耶稣会士的生活。在他看来，尘世富贵的诱惑，远不及“上帝”在天国对“圣徒”的召唤。在罗马学院，利玛窦一面接受严格的神学教育，同时还吸收古典科学知识，他曾师从当时著名的数学家克拉委奥（Cristoforo Clavio），听受几何学。多年后，当他以这些科学知识吸引中国士大夫时，利玛窦常常感激地提到这位数学家，并称之为丁先生。有证据表明，利玛窦在罗马学院时还曾涉猎过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想、书籍，在《交友论》中，利氏就曾引征过著名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的格言。或许正是由于当时人文主义思想氛围的感染，利玛窦在日后的工作中能采取实际并带有宽容特色的态度，较为冷静地对待被视作“异教”的中国文化。

终日被宗教和探险激情萦绕的利玛窦，终于得到机会将其梦想变成现实。1577年，受“保教者”葡萄牙国王之请，罗马耶稣会总长决定选拔一批传教士送往远东。二十五

岁的利玛窦随同罗明坚（P. Michael Ruggieri）等人于次年从里斯本出发，航波梯浪，开始了其向往已久的“万里长征”。这些“波涛间的使者”，历尽艰辛，绕道非洲南端，经过半年的航行，到达印度果阿——葡萄牙在远东的殖民地基地。资历甚浅的利玛窦，仍然奉命在果阿修道院进修神学。四年之后，也就是1582年，他奉远东教务视察专员之命，抵达澳门。其使命是学习中文，抓住一切机会，完成沙勿略未竟的事业。但饱受倭寇骚扰之苦并且担心殖民者入侵为患的明帝国依然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传教士们要想钻入这块未曾裂开的巨大“岩石”，绝非易事。

“岩石”是被凿开的，它毕竟不是无孔不入的。先期到达澳门的罗明坚使尽浑身解数，以西洋奇货贿赂广东地方官员，从而得到进入内地的机会。万历十一年，罗明坚引利玛窦入广东，得以在肇庆定居。

“岩石”裂开了。展现在利玛窦等人面前的是花园一般美丽而宁和的文明帝国。传教士们为岩石的裂开而欣喜若狂，更为归化中国的前景而充满热情和信心。但对传教士们来说，在将中国引向上帝怀抱的路上，并未撒满红罌粟，而是充满荆棘，有时甚至是无路可走。对古老的中央帝国来说，几个隆鼻洋人入华虽不过是开了扇小小的窗户，但自此以后，上帝的使者与孔圣的贤孙之间将不得不展开对话。中西宗教、科学、哲学之间的实质性交流和冲突自此拉开了序幕。

二 “精神狩猎”

那些经过古老的丝绸之路或航波梯浪由海路来到中国的异域商人，无一不以牟取暴利为其基本目的，而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的根本目的则是从事以基督教赚取中国的“精神狩猎”。虽然偶尔会有外来的干预，或有时因策略上的原因而不得不有所偏离，但利玛窦在中国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未尝须臾忘记这一根本目的。或者说，他在中国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归化中国为中心的。西方人对他的其他希望，往往只是他活动背后的幕景——或隐或现。

利玛窦初来中国时，曾以花园来形容明帝国的美丽宁和，但这并不意味着明帝国像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一样，可以让猎手们耀武扬威，任意驰骋田猎。恰好相反，当时的明帝国虽然如吕坤所言一样，“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矣”^①，但它还有足够的力量维持半个多世纪的专制统治。单是利玛窦所见到的南京市民欢度元宵节时大放烟火，“在一个月中用去的硝磺，要比在欧洲连续作战三年用的还要多”^②，还有北京的城墙之宽可容三辆马车并驰，就使利玛窦认为欧洲“强大的舰队”，对中国来说是不能使用

^① 吕知畏《答孙月峰》，见其编刻的《去伪斋集》第五卷。吕坤撰此信时，利玛窦在南昌。

^② 裴化行《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第一册，第129页。

的。他后来甚至自觉反对在菲律宾涂炭生灵的西班牙人试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尝试。

长期的相对封闭状态，使中央帝国的臣民们养成了对外来事物包括外国人既好奇又惧怕的心理。至于那些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得以维系的正统士大夫，则喜好从各方面夸大洋人洋教对社会稳定及圣学道脉的威胁。这就注定了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在中国的“精神狩猎”，绝不是猎苑中的悠闲消遣，而是在希望和绝望之间的挣扎和苦斗。经常地，传教士们感到自己像被熟睡的上帝弃于荒野的孤儿一样无助，他们只能在旷野上呼告，在荆棘中奔突。从肇庆到南昌，再从南京到北京，利玛窦走过的正是这样一条适者生存的坎坷之途。

当利玛窦和罗明坚最初试图获得在肇庆的定居权时，他们得知，明代法律规定：只有在职的公使、伴随公使而来的商人，或仰慕中国文化、政治而来的外国人，才有可能得到进入内地和留居的权力。自诩为文明中心的中央帝国，还不知道什么是平等的近代外交和贸易，更未曾平等接待过白肤隆鼻的西洋人。如果利玛窦等人声称来华的目的是以洋教取代孔圣的教化，帝国的官吏们将会予以当头棒喝，令其即刻打道回府。他们于是隐瞒来华的根本目的，而以仰慕中国文化、并答应做万历皇帝的顺民，方得以在肇庆建屋定居。当这些上帝的使者们在新建的教堂中忙于收获——以福音归化平民百姓时，新上任的广东巡抚刘节斋却为给自己建生祠而觊觎传教士们的教堂。巡抚的一纸

命令使利玛窦从希望的巅峰跌入绝望的低谷：在得到少量经济赔偿后，限期离开肇庆回澳门。利玛窦知道，如果他接受经济赔偿，那将意味着他要永远失去苦心经营的肇庆传教所。于是，他严辞坚拒，但又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启程回澳门。滑稽的是，归途中的传教士却被反复无常的巡抚大人召回，原因据说是他一心拜佛的夫人做了个怪梦；一说是巡抚本人良心发现。总之，这些因素促使利玛窦被召回肇庆，跪在巡抚大人的面前，并得到新的赏赐：转赴广东辖内的韶州。利玛窦等人虽然失去了惨淡经营初具规模的肇庆传教所，仍满怀新的希望踏上了奔赴韶州的“征途”。时为1589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

在韶州，他虽然得到了官府的护持和中国友人的帮助，使其得以新建传教所，并使几个中国人受洗入教，一切似乎都得到命运之神的佑护，但灾难还是无情地降临了。先是在当年阴历新年，憎恨洋教洋人的平民百姓以石头掷击传教士，似乎这是最好的新年礼物。其后，1593年，炎热的七月烤沸了一群年轻人的热血，他们十余人结成帮伙，在一个深夜闯入教堂，用斧子砍伤了入华不久的传教士石方西的头。“上帝的使者们”终于抵挡不住尘世的长矛大刀，情急之中，利玛窦从一扇窗户跳进小花园，在那里呼喊求救。打劫者虽被吓散了，但他的脚却被扭伤了。从此以后，只要他走远路，就会一拐一瘸，疼痛难忍。利氏的肉体遭遇，似乎成了传教士们在以基督精神征服中国的道路上命运的象征：在儒学统治的中国，从事精神狩猎的传